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 famous bilingual

# 不朽的传说

传奇小说

○ 编译 余平姣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双语经典名著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 famous

# 不朽的传说

传奇小说

○ 编译 余平姣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朽的传说：传奇小说：英汉对照 / 余平姣编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9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ISBN 978-7-5402-2064-8

I. 不… II. 余…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2115 号

## 不朽的传说——传奇小说

---

编 译：余平姣  
责任编辑：杨燕君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010-89580386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271.5  
字 数：2250 千字  
版 别：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套  
书 号：ISBN 978-7-5402-2064-8  
定 价：525.00 元（全十五册）

---

# 前言

毋庸置疑，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学会和世界各国交流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的英语，就成为很多人学习外语的首选。目前许多人将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口语上，诚然，追求发音准确并没有错，但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等于学会了这门语言。现存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融合而形成的，其中蕴含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承，如果不去深入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绝不可能说好这个民族的语言。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他们之中有许多能够用中文流利地与人沟通，但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语言艺术，能够将中文说得优雅、得体、恰到好处的“中国通”则是少之又少。我们学习英语也是一样，要学好英语，记忆单词、掌握发音固然重要，但在这个基础上，还是需要进行大量、广泛、充分的英语阅读。

任何一种现代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言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口语注重简捷、有效，能够迅速地进行信息交流；而书面语则讲究优雅、礼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打动读者的心灵。

语言是心灵和文化教养的反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日常交流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满口俗语、俚语，到了正式场合就显得庸俗、粗鄙，往往会闹出笑话甚至是冒犯了他人而不自知。



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大量阅读优秀的英语文章、尤其是著名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与历代文学大师们谈话，才能够真正将这门语言运用得优雅、得体。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编辑整理了这套丛书，在数百部世界著名经典文学作品中选择出了最优美的篇章，并辅以名家译文，以求使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原著的意境及风格。此外，为了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学大师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书中还加入了作者生平简介和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成就分析，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地分析，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品出名著的另一番滋味。

# Contents

## 目 录

### 红字

1 / 背景快读

2 / 故事梗概

3 / 名著赏析

Pearl

4 / 珠儿

The Minister in a Maze

22 / 迷惘的牧师

Conclusion

42 / 尾声

### 双城记

53 / 背景快读

54 / 故事梗概

55 / 名著赏析

The Night Shadows

56 / 夜影

Two Promises

66 / 两个承诺

### 雾都孤儿

82 / 背景快读

故事梗概 / 82

名著赏析 / 84

In Which Oliver Is Taken Better Care Of Than He Ever Was Before—And In Which The Narrative Reverts To The Merry Old Gentleman And His Youthful Friends.

奥立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悉心照料。笔者回过头来要交代快活的老先生和他的徒弟 / 85

Containing Fresh Discoveries, And Showing That Surprises, Like Misfortunes, Seldom Come Alone.

本章包含若干新发现,从中可见:恰似祸不单行,好事也接连不断 / 105

And Last

最后一章 / 125

## 笑面人

背景快读 / 133

故事梗概 / 134

名著赏析 / 135

Blindness Gives Lessons In Clairvoyance

瞎子教我们怎样看 / 137

Nay; On High!

不,在天上! / 144

## 悲惨世界

背景快读 / 157

故事梗概 / 157

名著赏析 / 161

The Bishop Works

主教工作 / 161

The Unpleasantness Of Receiving Into One's House A Poor Man Who May Be A Rich Man

接待一个可能富有的穷人的麻烦 / 169

## 巴黎圣母院

204 / 背景快读

205 / 故事梗概

206 / 名著赏析

Esmeralda

207 / 艾丝美拉达

Humpbacked, One-eyed, Lame

212 / 驼背, 独眼, 跛脚

Deaf

220 / 聋子

La Creatura Bella Bianco Vestita—Dante

226 / 美丽的白衣女郎

## 基督山伯爵

242 / 背景快读

243 / 故事梗概

245 / 名著赏析

Father and Son

246 / 父与子

The Waking

261 / 苏醒

The Pardon

273 / 宽恕





# 红 字

## ◆ 背景快读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19世纪美国最富影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擅长描写人的心理，也是美国心理小说的开创者和象征主义的奠基人。1804年霍桑出生于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萨莱姆城一个没落贵族世家，幼年丧父，随母亲搬到萨莱姆的外公家居住，他与母亲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霍桑的童年十分孤寂，在孤独中养成了郁郁不乐、沉默寡言的性格。大学毕业后，霍桑回到家乡潜心读书，走上了创作之路。

霍桑的作品大多以新英格兰的生活作为描写背景，因为他的祖先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因此在霍桑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深深的清教徒的印记。表现了很深的清教思想，他采用神秘的象征手法来反映美国早期清教徒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又体现了对清教思想的叛离和反思。《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霍桑在《红字》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矛盾的宗教情绪，并把女主人公赫斯特遭受的宗教迫害归之于抽象的善恶观念。此书于1850年出版，旋即引起广大美国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轰动一时，同时也有人撰文指责霍桑不该以通奸作为文学主题。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时间证明了该书的伟大。它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此外，在霍桑的长篇小说中还塑造了一系列“自然人”形象。霍桑塑造自然人绝非偶然，是他生活的同时代的主要理论、思想同他自己的“性本恶”思想共同孕育出的结果。在早期作品中，如第一部长篇小说《范肖》中，就塑造了一个善良、纯洁的姑娘埃伦·郎顿，她就是霍桑作品中最早的自然人的雏形。在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中，这个形象一直都有出现，例如《红字》里的珠儿、《七个尖角顶的宅第》里的菲比·潘钦、《玉石人像》里的多纳泰罗

等。这些人物构成了霍桑作品世界里的自然人家族。在《玉石人像》里，作家更是鲜明地提出了“自然人”的概念。他们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与集中体现社会黑暗和人类罪恶的社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共同服务于霍桑的“性本恶”思想。

## 故事梗概

夏日清晨，一群衣着晦暗的男女簇拥在监牢前的草地上，他们的眼睛全都死死盯住牢门。狱门打开，人们看见犯通奸罪的赫斯特·普琳紧紧抱着婴儿。婴儿的身体遮住了她胸前缝着的红字“A”，这是耻辱的标记。今天她要站在一人多高的枷刑台上示众。

就在赫斯特受罚的时候，她在人群中发现了丈夫罗杰·奇林沃思。罗杰·奇林沃思也认出了她，但他把手指压在嘴唇上，示意赫斯特不要声张。罗杰·奇林沃思是个老学者，两年前他打算移居美国，就让赫斯特先行一步，他处理完事情随后就来，可他迟至今日才在这种场合与妻子重逢。

赫斯特回到狱中，罗杰·奇林沃思假扮成医生来看她。罗杰·奇林沃思来迟的原因是在海上遇险，又被印第安人掳去。他承认自己和赫斯特年龄上的悬殊造成他们夫妻生活的不和谐。所以，他并不追究她的过失，不过他要赫斯特说出奸夫的姓名，赫斯特不告诉他，并且表明她不爱他。罗杰·奇林沃思决心暗中查访出奸夫，进行报复。他要赫斯特不要向外人暴露他们的夫妻关系。

赫斯特出狱之后，住在一间远离人群的小茅屋里，以做针线活维持生活和抚养女儿。州长是个年近古稀，冷若冰霜的家伙。他认为赫斯特不能给女儿良好的教育，企图将她们母女分开。赫斯特视女如命，执意不允。最后在牧师丁梅斯代尔的劝解下，州长才罢休。

丁梅斯代尔牧师自赫斯特示众那天起就一直卧病在床。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善于辞令，布道深受当地教民的欢迎。罗杰·奇林沃思以护理有病的牧师为名，搬来与丁梅斯代尔一起住。通过细心观察和试探，他怀疑丁梅斯代尔就是他要找的人。所以在罗杰·奇林沃思的“照顾”下，牧师的病情愈加严重。

5月初的一个朦胧的夜晚，丁梅斯代尔为摆脱内心的郁闷，独自来到枷刑台前，站在赫斯特原来站过的地方。恰好赫斯特母女做完活回家，被牧师看见。他招呼她们一起站到枷刑台上。他说：“你们两人都在这里站过，可是没有我同你们在一起。再上来一次，我们三个人一同站着。”这一切都被罗杰·奇林沃思遇见了，他并不追问，而是说丁梅斯代尔得了夜游症，把他领回了家。

事经七年，其间赫斯特施舍穷人，处处行善，渐渐赢得人们的好感。红字也由耻辱标记变为善行的标记。然而丁梅斯代尔在罗杰·奇林沃思的各种精神刺激下，身心交瘁，病情沉重。赫斯特决心从罗杰·奇林沃思的手中把牧师救出来。她乘罗杰·奇林沃思采草药的机会，找到他请求不要再折磨丁梅斯代尔。她骂他是魔鬼，她要公开他们的夫妻关系。罗杰·奇林沃思并不在乎，因为复仇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赫斯特又去找丁梅斯代尔。他们在树林中相遇，互诉衷肠。牧师说他一直遭受着良心的谴责，他的胸前虽未佩带红字，但他内心的红字却在炽烈地燃烧着。赫斯特把她与罗杰·奇林沃思的真实关系告诉他，并说服牧师和她一起带着孩子逃走。

出逃之前，丁梅斯代尔要参加一次庆祝州长选举的布道会。牧师的演讲获得极大成功，但是他从讲坛走下来时，步履踉跄，面无人色。他来到枷刑台前，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挽着赫斯特，登上了枷刑台。丁梅斯代尔用庄严、可怕的声音当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袒露胸膛，让大家看他肉里刻着的鲜红的“A”。说完，他就死在枷刑台上。

一年后罗杰·奇林沃思也死了。他把遗产赠给了赫斯特的女儿。女儿出嫁后，赫斯特独自一人过着忏悔、赎罪的生活，她胸前佩戴红字到处行善。

## ◆ 名著赏析

在《红字》中，霍桑运用景物的对比，暗示清教徒残酷、黑暗的统治。通过女主人公赫斯特·普琳和丑陋、卑琐、自私的丈夫罗杰·奇林沃思的对比，烘托女主人公的美丽、善良、无私；通过和犹豫、怯懦的牧师丁梅斯代尔的对比，烘托出赫斯特·普琳的坚强、勇敢和叛逆。

《红字》中的“红字”是体现整个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标志，在作品的最后作家将主题升华，主人公赫斯特·普琳也完成了由adulterer（通奸者）到angel（天使）的转变。

与此同时，《红字》中的人物的长相、人物的名字、场景描写等等都集中体现了象征文学的手法。例如赫斯特的丈夫奇林沃思，英文为Chillingworth，从名字从发音上来讲，与英语中的chilly（冰冷）和worth（糟糕）一样，暗示了这个人物是个冷酷、自私的家伙；还有赫斯特的女儿珍珠（pearl），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非常漂亮、可爱，是妈妈最珍贵、最美丽的珠宝。

此外，霍桑也对清教思想的有限救赎理论也做了反思，在作品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红字》这部小说结尾时，书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救赎，克服了自己心目中的罪恶感，战胜了自己心中的恶，获得了心灵的解脱。胸前佩戴着大红字的赫斯特·普琳完成了从adulterer到angel的转变。牧师丁梅斯代尔起初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不敢坦诚自己的罪行，他目睹赫斯特独自承担着巨大的耻辱和人们的鄙视，心灵也同样备受煎熬，终于在他临死之前，敢于面对全体教众，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勇敢而义无反顾地和赫斯特母女俩站到了一起。在那一刻，牧师的灵魂得到了解脱，他的罪行得到了救赎。还有冷漠奸诈、不断在精神上折磨他人的罗杰·奇林沃思在生命弥留之际，也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赠与了珍珠，内心获得解脱，在谅解中完成了自己的救赎。

## ◆ 节 选

### 珠儿

### Pearl

我们几乎还未说到这个婴儿。这小小的创造物，她的纯洁无邪的生命秉承上帝神秘莫测的天意，由一种粗壮茂盛的罪恶激情绽放成一朵妩媚可爱、永不凋

We have as yet hardly spoken of the infant; that little creature, whose innocent life had sprung, by the inscrutable decree of Providence, a lovely and immortal flower, out of the rank luxuriance of a guilty passion.



How strange it seemed to the sad woman, as she watched the growth, and the beauty that became every day more brilliant, and the intelligence that threw its quivering sunshine over the tiny features of this child! Her Pearl! —For so had Hester called her; not as a name expressive of her aspect, which had nothing of the calm, white, unimpassioned lustre that would be indicated by the comparison. But she named the infant “Pearl,” as being of great price, —purchased with all she had, —her mother’s only treasure! How strange, indeed! Man had marked this woman’s sin by a scarlet letter, which had such potent and disastrous efficacy that no human sympathy could reach her, save it were sinful like herself. God,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谢的花。这个哀伤的妇人，当她眼看她日长夜大，眼看她日益增辉的美丽以及她小小面庞上闪闪发光的智慧时，她是多么惊奇。啊！她的珠儿！——赫斯特就是这样称呼她的。这是名字，并非指她外表。这孩子不具有珠儿那样的柔和、洁白、明净。她之所以称这孩子为“珠儿”，是因为她的昂贵——她是自己竭其所有才买来的；是因为她是母亲的唯一的宝贝！多么令人惊奇啊！人们用红字标志这女人的罪恶，这字母有着如此巨大的灾难性的效应，以致除了与她一样的犯罪人外，再也不会有人同情她。作为对罪恶进行惩罚的一个最直接的

后果，上帝给了她一个可爱的孩子，这孩子与红字生在同一胸怀上，她将她的母亲与种族，与人类的后裔永远联在了一起，孩子本人也就最终在天国成了一个受祝福的灵魂。不过，这一想法给予赫斯特·普琳的是恐惧多于希望。她自知犯罪，因而不能指望会有好的结果。日复一日，她心怀恐惧地注视着孩子的日益成长的本性，唯恐发现什么阴郁狂野的特征，与带来孩子生命的罪恶相契合。

当然，她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缺陷。这个孩子形态完整，精力充沛，未经训练的四肢非常灵活，堪称是伊甸园里生长的。可以说，自人类的第一对父母遭到驱逐后，该把她留在那里成为天使的玩物。这个孩子有一种天生的优雅，却与并非无瑕的完美相共存。她的服装不论多么简朴，看见的人总认为是最适合她的身材的。但小珠儿不穿粗衣。她的母亲怀着一种病态的目的（这一点我们以后会更加明白的），尽其所能弄来最豪华的衣料，并让自己的想象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来设计点缀孩子在人前穿戴的服装。这个小精灵这样打扮起来，

the sin which man thus punished, had given her a lovely child, whose place was on that same dishonored bosom, to connect her parent for ever with the race and descent of mortals, and to be finally a blessed soul in heaven! Yet these thoughts affected Hester Prynne less with hope than apprehension. She knew that her deed had been evil; she could have no faith, therefore, that its result would be for good. Day after day, she looked fearfully into the child's expanding nature; ever dreading to detect some dark and wild peculiarity, that should correspond with the guiltiness to which she owed her being.

Certainly, there was no physical defect. By its perfect shape, its vigor, and its natural **dexterity** in the use of all its untried limbs, the infant was worthy to have been brought forth in Eden; worthy to have been left there, to be the plaything of the angels, after the world's first parents were driven out. The child had a native grace which does not invariably coexist with faultless beauty; its attire, however simple, always impressed the beholder as if it were the very garb that precisely became it best. But little Pearl was not clad in rustic weeds. Her mother, with a morbid purpose that may be better understood hereafter, had bought the richest tissues that could be procured, and allowed her imaginative faculty its full play in the ar-

rangement and decoration of the dresses which the child wore, before the public eye. So magnificent was the small figure, when thus arrayed, and such was the splendor of Pearl's own proper beauty, shining through the gorgeous robes which might have extinguished a paler loveliness, that there was an absolute circle of radiance around her, on the darksome cottage-floor. And yet a russet gown, torn and soiled with the child's rude play, made a picture of her just as perfect. Pearl's aspect was imbued with a spell of infinite variety; in this one child there were many children, comprehending the full scope between the wild-flower prettiness of a peasant-baby, and the pomp, in little, of an infant princess. Throughout all, however, there was a trait of passion, a certain depth of hue, which she never lost; and if, in any of her changes, she had grown fainter or paler, she would have ceased to be herself; —it would have been no longer Pearl!

This outward mutability indicated, and did not more than fairly express, the various properties of her inner life. Her nature appeared to possess depth, too, as well as variety; but—or else Hester's fears deceived her—it lacked reference and **adaptation** to the world into which she was born. The child could not be made amenable to rules. In giving her existence, a great law had been bro-

显得非常华丽，而这也就是珠儿本身原有的美的光彩，若是资质平庸，这样的衣着反而会令人黯然失色。她站在阴暗的茅屋地板上，真可以说周身围绕着一轮纯洁的光环。不过，即便她身着一件土布衣服，并且因为孩子随意游戏，弄得破碎齷齪，她的姿态还是显出同样的完美。珠儿的姿态中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在她身上体现出许许多多孩子的特点，既有农家孩子的野花般的美，也有小公主的华丽的美。不过，这一切中，有一种热情的特点，有某一种浓重的色彩，那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可是无论她如何变化，如果说她会变得更淡薄和更苍白，那就不再是她自己——不再是珠儿了。

这外表的善变显示出（其实已表现得再分明不过）她的内在生命的各种特性。她的天性似乎过于深沉，过于多变——不过或许是赫斯特的恐惧传给了她——她与她所降生的世界缺乏联系和融洽。这孩子不习惯循规蹈矩。她的诞生，就已破坏了一条大的法律。其结果是，她生命的元素



尽管美不胜收，却是一派杂乱无章；或许是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秩序，而要发现其中的变化和秩序的章法则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为了揣摩这个孩子的性格，赫斯特只能乞灵于回忆，回想当年珠儿在精神上吮吸她的灵魂，在物质上摄取她的身躯骨骼时，她自己的情形，即便如此，她还是感到模糊、费解。当时，母亲的热烈奔放的感情作为一种媒介，将一种道德生活的光芒传给了未降生的婴儿；那光线无论如何洁白明净，而由于中间插入了异物，它深深地染上了大红的和金黄的色彩与火焰，以及黑暗的阴影和闪烁的光华。最主要的是，赫斯特的战斗气氛浸润进了珠儿的心胸。她从珠儿身上可以窥见她自己那种狂野、绝望、反抗的脾气，那种浮躁的气质，甚至可以发现那隐伏在她内心深处的忧郁绝望的阴霾。这些气质眼下在小孩性情中初露端倪，而将给她未来的人生带来暴雨和旋风。

当年，家庭的规矩比现在严

ken; and the result was a being, whose elements were perhaps beautiful and brilliant, but all in disorder; or with an order peculiar to themselves, amidst which the point of variety and arrangement was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be discovered. Hester could only account for the child's character—and even then, most vaguely and imperfectly—by recalling what she herself had been, during that momentous period while Pearl was imbibing her soul from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her bodily frame from its material of earth. The mother's impassioned state had been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were transmitted to the unborn infant the rays of its moral life; and, however white and clear originally, they had taken the deep stains of crimson and gold, the fiery lustre, the black shadow, and the untempered light, of the intervening substance. Above all, the warfare of Hester's spirit, at that epoch, was perpetuated in Pearl. She could recognize her wild, desperate, defiant mood, the flightiness of her temper, and even some of the very cloud-shapes of gloom and despondency that had brooded in her heart. They were now illuminated by the morning radiance of a young child's disposition, but, later in the day of earthly existence, might be prolific of the storm and whirlwi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family, in those

days, was of a far more rigid kind than now. The frown, the harsh rebuke, the frequent application of the rod, enjoined by Scriptural authority, were used, not merely in the way of punishment for actual offences, but as a wholesome regimen for the growth and promotion of all childish virtues. Hester Prynne, nevertheless, the lonely mother of this one child, ran little risk of erring on the side of undue severity. Mindful, however, of her own errors and misfortunes, she early sought to impose a tender, but strict, control over the infant **immortality** that was committed to her charge. But the task was beyond her skill. After testing both smiles and frowns, and proving that neither mode of treatment possessed any calculable influence, Hester was ultimately compelled to stand aside, and permit the child to be swayed by her own impulses. Physical compulsion or restraint was effectual, of course, while it lasted. As to any other kind of discipline, whether addressed to her mind or heart, little Pearl might or might not be within its rea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price that ruled the moment. Her mother, while Pearl was yet an infant, grew acquainted with a certain peculiar look, that warned her when it would be labor thrown away to insist, persuade or plead. It was a look so intelligent, yet so inexplicable, perverse, sometimes so malicious, but generally

格多了。竖眉的申斥、严厉的呵责以及基督教经典明文规定的已习以为常的体罚，倒不仅局限于对实际过失的惩罚，而被奉为是一种使儿童的美德得以培育和发扬的健全管制。孤寂的母亲赫斯特·普琳，对自己独生女有督导却不过分严格。有鉴于自己的过失和不幸，她早就想对这个托付她照管的神秘的婴儿，施以慈爱而严格的教育。可是，这一任务却是她不能胜任的。在她软硬兼施以后，总发现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她只得远远走开，听任孩子自行其是。诚然，体罚或拘禁在施行时是有效的。至于其他各种训诫，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小珠儿能否就范，就要视她一时的兴致而定了。当小珠儿还是嗷嗷待哺时，她的母亲就熟识了她的一种特别的神情，并领悟到，一旦珠儿露出此种神情，则对她的一切命令、劝诱或乞求都是徒劳的。此种神情显得如此聪慧，却又神秘莫测，异常倔强，有时却又极为凶狠，不过始终贯注着一种桀骜难驯的精神，以致在这种场合赫斯特不得不怀疑：珠儿究竟是不是人类的孩子？她简直像是一个飘忽的精灵，在茅屋的地板上玩过一阵异